

情愛小說精品

最新名家

女紅

上



四



最新名家

情愛小說精品

女紅

上

编者：凌子云

(川)新登字007

责任编辑:熊 宏
封面设计:江 平
版面设计:江 鸣
编 者:凌子云

女 红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插页4

印张20 字数430千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411—1343—3/I·1258

每套(上下册)定价:22.00元

(每册定价:11.00元)

目 录

女 红	姜 明(1)
此人和彼人	述 平(39)
大 顺 店	高建群(103)
日出以后的风景	洪 峰(151)
循环游戏	荒 水(201)
石门夜话	尤凤伟(257)

女 红

姜 明

宁城女师学堂大才女姜少红推开苏公馆那扇森严的朱漆大门的时候，院落里的自鸣钟正好敲响了第六声。开门的牛妈警惕地打量了姜少红一番，问，小姐您找谁，这可是苏公馆，容不得闲人乱进乱穿的。

姜少红说，我找陈文奎。

找陈先生吗？牛妈的声音一下子热情起来，陈先生在工厂里还没有回来，请问您是陈先生什么人？

我是他妹妹。姜少红说，我很累了，您可不可以引我先到陈文奎的房间里休息一会儿？

这个，牛妈说，陈先生是老爷的贴身人物，我们不敢乱进先生的房间的。

姜少红说，我要死了，你总不忍心就这样让我毙死街头吧？我——

姜少红泣不成声。暮色中牛妈看见了一张惨白如纸的脸，水晶般的泪珠穿越她的容颜，就像冷夜里的孤星泼在江河上的流光。牛妈惊诧于面前女子超绝的美丽，同时也惊诧于此人出奇的

飘逸和伤悲。牛妈也是风风雨雨活了好几十年的人了，冷暖世情也都见惯不惊了，但姜少红的寥寥数语和清淡颜容还是令她全身一震，她感到姜少红似乎不再是人，而是前世遗留下的一缕香魂，飘然而至，索债来了。

牛妈说，小姐您请稍候，老爷不在家，我请示一下少爷再给您回话。

朱漆大门又合上了。

姜少红伫立门口，星眼紧闭。柔如黑夜的长发被风掀起来，美若天裁的旗袍被风掀起来，飘飘洒洒，酷似旧式电影中的一幕特景。

小姐你找谁？一个男人出现在苏公馆大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将好奇的目光投向姜少红。

姜少红说，我找陈文奎。

你是陈文奎什么人？

我是他的妹妹，姜少红说，你们为什么总要问这个问题呢，我如果不是他的什么人我来找他干嘛？

男人说，如果不问明你的身份，苏公馆的大门是不会为你敞开的。这是苏公馆的规矩。

哪儿来的那么多的规矩？烦死人了。谁立的规矩，破了它难道不成？

男人停止了叩门，认真地打量起姜少红来，然后他说，你是谁啊，居然敢奢谈规矩破立？

姜少红依然不露声色，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陈文奎的妹妹。

男人“嗤”地冷笑一声，陈文奎算老几？在苏公馆或者恒源缂丝厂里，他不过是主人豢养的一条狗而已，给他一根骨头他会去啃，屙下一泡屎他也得去吃，叫他咬人就咬人，唤他摇尾巴就摇

尾巴。

姜少红说，请问您是谁？

苏长白。男人说，我就是苏公馆的主人苏长白。

趾高气扬意满志得之态尽在不言之中，谁料姜少红竟只是轻微地“哦”了一声，淡淡地说，原来是苏老板，幸会了，不知道陈文奎什么时候回家？

苏长白又是一惊。他没有料到这个女人听说了他的姓名之后依然会如此平静。作为拥有宁城第一大企业和最豪华家宅的苏长白的大名，早已像空气一般弥漫在本城百姓的意识和谈话间。在宁城，“苏长白”早已经不单是指一个人，而是财富和高贵的象征了。因此闻听“苏长白”大名，似乎每个人都应该显露出“如雷贯耳”的震惊，一旦有人闻之若素处以清淡表情，震惊的便是苏长白了。苏长白问，小姐敢问您的芳名？

姜少红。

哦，苏长白道，这么说来你与陈文奎该不是亲生兄妹了。

苏长白思维之敏捷，倒是姜少红始料未及。姜少红说，对了，我们是表兄妹。

那么，敢问，姜小姐到敝府有何贵干？

姜少红嘴角紧抿，眼一闭，泪水重又夺眶而出。姜少红的清高和柔弱就像此时的夜色一样笼罩在苏长白的心头，可以感觉，却不可捉摸，不可把握。苏长白柔声说，姜小姐，不要哭，既然你是陈文奎的表妹，你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苏家的事情，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来，我们一定尽力。

姜少红说，陈文奎什么时候回来？

苏长白说，工厂里还有一点事情等着他做，很快他就可以回来。

门打开了，一个轻佻的声音响起来，哪儿来的美人儿要进咱

苏公馆？苏长白断喝一声，伦儿，不得无理，人家是陈文奎的表妹！

少爷苏家伦看清了门口除了一个姑娘以外，还站着自己的爹爹苏长白，只得低眉袖手沉声道，是，爹。

心里面苏家伦却在说，陈文奎算个什么东西，老爷您何时又把他当了一个人看的？只是苏家伦不敢将这些话说出口，苏家伦知道爹爹的习惯，在人前，爹要树立绝对的权威，他需要下人无条件的服从。

苏长白跨进自己的宅园，头也不回地说，牛妈，领姜小姐进陈文奎的房间，看茶送饭，好生伺候。

陈文奎回苏公馆已经是夜12点了。在这以前姜少红伏在他的床上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泪水已经染湿了整个枕巾和大半个床单。泣咽之声就像鬼魂一样游荡在苏公馆的院落、园林和厢房，让人不得安宁。苏太太以为又是少爷害了一个烈性的女子，本不想去管她，后来声音一阵紧似一阵，一阵悲似一阵，终于觉得忍无可忍了，恼火得不得了，披衣下床，朝着声起的方向大声斥道，嚎什么嚎，女人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你这小蹄子安心不让我们睡觉吗？

另一间厢房里，姨太太梅仪正用她那圆实丰腴的胳膊缠住苏长白的细腰，咯咯笑道，太太又吃醋了，她还以为老爷您又在哪位少女的身上风流呢。

梅仪你又多心了，苏长白气喘吁吁地说，太太才不会那样以为呢，她知道有一个梅仪就够我受的了，我哪儿还敢心有旁骛？

梅仪说，哼，男人的花花肠子我可太了解了，口头上谁都可以信誓旦旦，事实上没有谁不是吃着碗里的想着碗外的。你们苏家的男人，呵呵……

梅仪已经说不下去了，苏长白已经像山一般地压了下来并且像浪一般的将她的激情之舟抛向波峰。这个干瘦的男人对男女之事是如此的热衷，又是如此的激烈，这不能不令年轻美丽的小妾梅仪心存感激。

事毕，梅仪像猫一样蜷在苏长白的身边，酸酸地说，老爷，您对太太肯定比对我还要好，您不要那样对她嘛，那个黄脸婆，有什么味道，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嘛。

苏长白不言语，手却仍在梅仪的身上反反复复地摩挲。梅仪此时咬着他的耳垂说，老爷，我明白了，太太刚才确实不是在骂您，是骂少爷，少爷是您的种，干这种事情肯定跟您一样威风。

睡吧睡吧。苏长白说，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吗，哭闹的女人是陈文奎的表妹，闹不明白她家里死什么人了。

梅仪说，老爷您也真是好脾气，陈文奎算什么东西，您也能容他的什么表妹在您的公馆哭丧？

得容人处且容人吧，那女人怪可怜的。

是呵，可怜，梅仪撅着小嘴说，我说老爷怎么这样宽宏大量，原来是又起怜香爱玉之心了。那小姐该是貌比天仙的女子吧？

苏长白刮着梅仪的鼻子，你看你说什么话，天下女人还有比你更漂亮的吗，睡吧宝贝儿，我可是做梦都在亲你。

苏长白心里在想，那位姜少红，那样清纯高雅的气质，绝然不是像梅仪一般光有一副美艳容颜的女子所能企及的。

苏长白又想，这个女人不简单，我若为家伦娶了她，一则了我一桩心愿，二则可让她管一管家伦这不务正业的孽子，这样倒不失为了一件美事，就不知家伦是否会看重于她？

少爷苏家伦，早已经春心大乱。纨绔子弟苏家伦游荡在宁城上空的声名，就像烈日一样让人炫目与恶心。传说他曾遍访宁城

名媛，并用心机和手腕，使得这些出身高贵的大家淑女乖乖地走进苏公馆，投入苏家伦的怀抱。传说苏家伦曾在一天夜里令三个女人同时受孕。传说染了家丑的女方门楣也大多不以为耻，只哈哈了之，不张扬，却也不去深究。这更使宁城第一阔少苏家伦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人们在谈论苏家伦时，谁也不会忽略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苏家伦有一副清俊洒脱的外表，一是宁城少女谁都害怕他，但谁都渴望结识他、把握他，这是劫数，许多的灾难和甜蜜都在这微妙的心态里了。

对于苏家伦来说，征服即是超越，那些他曾经苦心追索并且真心爱过的女人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他青春岁月中的征程烟柳，落红一开，也便败了。美好的东西只存在于人的眼中和心里，对于追求新鲜女人乐此不疲的阔少苏家伦来说，身后女人们那长长的叹息和哀怨的目光，委实也算一道壮丽的风景。

像任何一个老套的故事一样，暮色中着白旗袍的姜少红令苏家伦眼前一亮，猎艳心理不请自到。但家门口老爷那威严的目光又令他不寒而栗，他弄不清这个女人与爹爹有没有关系，因此他不敢轻举妄动。老爷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惧怕的人，这倒不是慑于父子君臣之纲，实在与老爷的果敢、精明和阴鹜有极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惧怕老爷，倒不如说是崇拜老爷，折服于老爷。这种感情是由衷的，因此也是根深蒂固的。

姜少红无助的哭声再次唤醒了苏家伦那强大的男性意识。他以为老爷会叱断那泛滥如河的哭诉，或者会好言劝慰（这都是可能的情况），可是，老爷栖身的西厢房却一派沉寂。几番犹豫，苏家伦披衣来到陈文奎的房外，轻敲窗棂道，小姐，小姐为何哭泣。

姜少红屏住抽噎，目光扭向窗棂，月光一缕，衬出姜少红肤光若雪，她没有回话，但她通体透逸出的死人气息已让整个房间

变作一口棺木。

苏家伦说，小姐请开门，我是苏家少爷，有什么委屈你可以向我说。

姜少红还是不言语。

“吱嘎”一声，姜公馆大门闪进一条人影，陈文奎已经健步来到自己房前。苏家伦躲之不及，正显尴尬，便听陈文奎道，少爷这么晚还没有安寝？苏家伦慌忙说，赏月、赏月，今儿月真好。说着便踱回自己房间。陈文奎瞅着苏家伦的背影正犯嘀咕，房门开了，表妹姜少红幽灵一样伫立门口。

姜少红说，哥。

陈文奎惊喜交集，颤声道，少红，你怎么来了？

姜少红说，哥，我投靠你来，爹爹，他已经被人杀死了。

陈文奎发指眦裂，哑然失声。世道险恶，风雨飘摇，灾难和污血就像黑夜一样不可抗拒、不期而临。少红的父亲是宁城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一个小生意人，开一片小茶馆，逢人就鞠躬，笑容递得像茶水一样的殷勤，可是现在他居然被杀死了。

这是一个月色熹微的冬夜，陈文奎把表妹扶进房间，向表妹询问详情。姜少红在叙述事情经过时再一次泣咽成声，不可收拾，陈文奎乱了方寸，沉声说，别哭，别哭，这是苏公馆，要是老爷发了火，会揭下你的人皮来！

哭声嘎然而止。姜少红的话语像暗夜里的利刃，她说，哥，我的亲爹死了，我连哭的权利也没有吗？

陈文奎说，这是苏公馆，少红，我只是苏公馆的一名下人，老爷随时都可以砸碎我的饭碗，将我逐出家门。

姜少红说，好了，哥，我不哭了。可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你要为我爹爹报仇。

姜少红的爹爹的死没有一丝戏剧色彩，一如他的平淡一生。

他为一位客人上茶的时候，不小心将几星开水溅在了客人的雪青洋绉手帕上，客人不由分说，劈头盖脸便是一拳。血从姜老汉的鼻和眼睛里流出来，刺激了周围茶客的同情心，大家众口一词，强烈指责打人者。谁料打人者乃一泼皮，冲着看客便嚷，打他又怎么，老子还可以杀他呢。旋即从屁股后面摸出一把匕首，朝着姜老汉的胸膛便是一刀。鲜血奔涌而出，行凶者扬长而去，看客噤若寒蝉，无人胆敢置喙一词。

噩耗传到宁城女师学堂，正在“南国社”与同学吟诗作对的姜少红惊呆了。爹爹死了，家也就崩溃了，学业也该终结了。少年丧母的才女姜少红，闻知噩耗后迅速进行了一番连锁推理，然后她流泪了。

别无选择，告别学堂，她来到苏公馆，投靠城里她唯一一个亲人——表哥陈文奎。陈文奎幼年曾被姜父收养，与少红一块度过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少年时代，16岁他主动提出去苏公馆做工，这才离开姜家。可以说，姜家其实也是陈文奎的家，现在家破人亡，少红理所当然直奔陈文奎而来。

姜少红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盯着陈文奎，哥，你要替咱爹报仇，你是男人，不报仇爹会死不瞑目的。

陈文奎点点头，你放心吧，在苏公馆呆了这么多年，我知道该怎样对付那些恶棍的！

姜少红把头倚在陈文奎的胸前，用柔如绸缎的声音说，哥，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和我相依为命，你要好好待我喔。

陈文奎柔情陡起，轻轻地捧起姜少红的脸庞，说，少红，我不会辜负你的，也不会辜负咱爹那在天之灵的。

陈文奎的公开身份是苏长白开办的恒源缂丝厂的监工，作为苏长白的心腹和苏公馆的内务人员，在宁城陈文奎也算有头

有脸的人物了。凭借社会上的关系，陈文奎很轻易便查到害死姜少红爹爹的人名叫蔡赖儿，蔡赖儿可以视人命为草芥，陈文奎当然也可将蔡赖儿草芥人命那么一回。问题是蔡赖儿虽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小喽罗，但他的“大哥”——袍哥首领朱金龙，却是宁城官府豪绅都不敢得罪的人物。难怪蔡赖儿敢在光天白日之下杀人行凶。摸清了这一情况，陈文奎踟蹰不前了。陈文奎深知，以自己的力量对抗朱金龙，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陈文奎无法面对姜少红的眼睛。表妹心高气盛，不知江湖深浅，她除了读过几本线装书和新文艺，哪里懂得世道的多舛和残忍。第三天，陈文奎提出让姜少红搬出苏公馆。

为什么？姜少红像受惊的小鹿般目光四射，你要撤下我不管吗？

不是。陈文奎说，你住苏公馆不大合适，你看，前天晚上我们叙了一宿的话，这就不说了，昨天晚上你睡的是客房，今天或者今后再睡客房就不太好了，老爷虽没说什么，但人要自觉嘛。何况——

陈文奎没有再说下去，但姜少红听懂了他的意思。苏氏父子的风流稟性就像他们的财富一样名满全城，两天以来，姜少红也确实感到了身前背后那些防不胜防的热辣辣的目光。她知道这才是表哥让她搬走的真实用意。她的心已经归依表哥了，表哥也是那么深沉地爱着她，他怎么可能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撤下自己不管？

陈文奎说，少红你还是回学堂念书吧，节省一点，开销也不是很大，我可以负担你的费用的。

姜少红点点头，泪又涌了出来。

简简单单收拾了行囊，陈文奎送姜少红出门。一辆老式小汽车刚好泊在苏公馆大门口。汽车里钻出一个男人，西服革履，戴

着礼帽，拄着文明棍。陈文奎连忙迎上前去，殷勤地问，老爷您回来了？

苏长白瞟瞟姜陈二人，不露声色道，你们这是要上哪儿？陈文奎说，少红不敢再赖在苏公馆了，我送她回学堂念书。苏长白“哦”了一声，其实住在苏公馆也无所谓的，只是怕耽误了姜小姐的学业。姜少红微微欠身，浅浅施礼道，麻烦苏先生这么几天，真是不好意思。苏长白说，哪里哪里，今后有空请到苏公馆来玩。苏长白昂首向前跨步，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文奎，害死姜小姐父亲的凶手抓到没有？

还没呢。陈文奎一脸堆笑，有劳老爷过问，实在令文奎不安。

苏长白说，凶手没有抓到，就这样打发姜小姐出门，你这当表哥的未免也太不称职了。

陈文奎说，我正在加紧追查，少红功课耽误不得，只好先去学堂。

苏长白冷冷道，你怕是不敢去捉拿凶手吧。那人后台是宁城大袍哥朱金龙。

老爷您全知道了？陈文奎有些惊讶，顺水推舟道，既如此，就全听老爷一句话，是放手还是怎么的，老爷您说了算。

杀人偿命，自古公理，岂能全凭我的一句话？苏长白说，文奎，这件事情，你照着你的性子去做，不用去管朱金龙——他那方面，由我给你担待。

谢谢苏先生。姜少红深深地朝苏长白鞠一躬，星眼流盼，刹那那间照得苏长白心慌意乱。苏长白说，索性姜小姐在敝馆再住几天，等拿了凶犯，报了血仇，再去上学不迟。像姜小姐这样有孝心的人，就算现在到了学堂，恐也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姜小姐意下如何？

姜少红把征询的目光扭向陈文奎，陈文奎也只好说，这样也

好。

当天夜里，蔡赖儿暴死怡春园名妓白小霞的香帏之中。随着白小霞的一声尖叫，大红灯笼高高挂笙歌曼舞脂粉白的怡春园闹开了锅。鸨母急急忙忙冲进房来，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全身精赤条条的白小霞竟也顾不得去捂羞处，指了指帏帐道，他，他——鸨母掀开帐幔，赤身裸体的蔡赖儿已经翻开了二白眼，鸨母伸出她的胖指头，发觉蔡赖儿已经没了鼻息，扭脸骂道，操不死的臭婊子，死的为什么不是你！客人怎么死的，快说快说！

白小霞说，他，他，干着干着就不行了，身子一软便倒了下去，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死了。白小霞哭了起来，身子一抖一抖的，她知道自己已经没命了，按照惯例，客人若死在妓女的床上，妓女多半是活不成的。

房间里已经站满了看热闹的客人和妓女，鸨母一边将他们往门外推一边说，没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死了一个人，各人忙各人的活去吧。鸨母又回过头来啐白小霞一口道，贱货，还不快穿好你的衣服，主动去找龙哥谢罪。

龙哥就是朱金龙。两年前少女白小霞被人从江南贩到宁城怡春园，初夜便是朱金龙替她开的苞。女红点点，一度使白小霞对野兽般的朱金龙悲愤欲绝，初晓风月之后，白小霞却对朱金龙产生了遥远而不切实际的憧憬。她渴望嫁给朱金龙。这当是天方夜谭。初夜这后她又与朱金龙有过两次云雨欢会。凭感觉白小霞认为朱金龙对她还是有些迷恋的。白小霞穿上一条黑华丝葛裙，刘海齐眉，略事脂粉，揣上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龙华街16号，袅娜着身姿走进大门。

这是宁城最大的麻将馆，通宵营业，此时已是夜十点过了，

这里依然霓虹炫目，热气朝天。投骰子玩纸牌搓麻将的都有，一个个都聚精会神丑态百出。这个麻将馆便是闻名全城的大袍哥朱金龙开办的，他所有的弟兄全都在此供职。白小霞走到一个小弟兄面前说，我要见你们龙哥。小弟兄瞟了一眼白小霞饱满的胸脯，顺势捏了一把，细眯了眼睛说，龙哥今天没约你吧？

白小霞一边给小弟兄打媚眼一边说，你甭问那么多，引我见了龙哥，我知道该怎样报答你的。白小霞款款走近小弟兄，用自己的胸脯去蹭他的身子，极富挑逗性地说，我会让你满意的，不信你就试一试——

小弟兄动心了，说你等会儿，我这就去禀报龙哥，他要见你就是你的福气，他不见你可就是我的福气了。小兄弟跑开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只不过他的脸色怪怪的，对白小霞也是规规矩矩的了，白小姐，龙哥楼上有请。

白小霞来到袍哥弟兄议事的龙虎堂。这是一间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厅，四壁嵌满张牙舞爪的龙虎图案，一进屋白小霞便感到了一股杀机和凉意。朱金龙端坐前排檀木太师椅，两侧站了十多个毫无表情的袍哥弟兄。

白小霞直感骨子都软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直呼“龙哥饶命”，“龙哥饶命”，然朱金龙却不为所动，脸色肃穆，熟视无睹。

此时，恒源缫丝厂董事长苏长白与其子苏家伦也款步走进了龙虎堂。他们是半小时前接到朱金龙邀请赴会的电话。苏长白与朱金龙都是场面上的大人物，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利害冲突，所以苏长白对此邀请也就处之泰然，欣然赴约。他甚至没带私人保镖。他只带上了自己的儿子——他知道儿子与朱金龙曾是县立中学的同窗好友，私交甚笃。

苏长白一走进龙虎堂便明白了朱金龙邀他赴约的真实寓

意。朱金龙已经从他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大步走过来，朗声笑道，苏老板家伦兄大驾光临，蓬筚生辉，幸会，幸会！

苏氏父子落坐以后，喽罗很快上了茶，朱金龙道，这么晚了请二位光临，一是想让你们品一品这世所罕见的“峨城云露”，二是想让你们看一出戏，人生怪无聊的，窃以为品一品茶，看一看戏，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苏长白很快闻到了面前茶碗中散出的奇香，由衷叹道，果然是好茶，不错，不错，就不知朱老板要让我们看什么戏？

朱金龙打一个手势，立即有两名喽罗在苏氏父子眼前铺开一张腥红地毯。又两名喽罗将白小霞拖至地毯上，三下两下撕碎她的里外衣物，一名喽罗便饿虎扑食一般地压了下去。

白小霞的惨叫声响了起来。

朱金龙笑道，二位若嫌太吵，我可以令人塞住她的嘴巴。挥了挥手，一名喽罗便将地上的裤衩强行塞进了白小霞的嘴巴。

一名喽罗完事了，又一喽罗扑了下去。

然后是第三名，第四名……

最初白小霞还拼命地呼叫、挣扎，到最后完全成为死肉一堆，只有一双大眼睛迷茫而空洞地盯着天花板，示意着她一息尚存。

苏家伦有点看不下去了，强作笑颜道，老同学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节目就只有这一个内容我可就要告辞了。

朱金龙道，家伦你甭急，这么好看的戏可不是轻易能够看到的，苏老板，你说呢？

苏长白说，我也看腻了，朱老板，有什么话就请明说了吧。

畅快。朱金龙说，小霞小姐实在太可怜了，细皮嫩肉一个美人儿，却也遭遇如此残暴的蹂躏，谁叫她运气那么不好呢，要摊上这么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